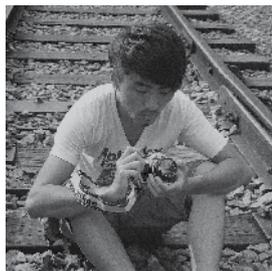


小說組 冠軍

鵝毛 / 林志華



寫作的八年，漸漸變成改不了的習慣，相信文學，但不輕易相信文字，執著，有刺，善良。曾獲各大文學獎廿多項，著有不發售詩集。創作多為詩，亦寫散文和小說。

實力雄厚的雄雞公司在鵝城政府毫無頭緒的時候，今天率先頒布一項指令：世界上最後一隻鵝將於一星期內死亡，雄雞公司於即日起將全線投產鵝毛絨衣，以保證人們不會因為鵝的消失而在冬天來臨時凍死。

關於鵝毛，鵝城人相信那是活下去的指標，當鵝毛指數下跌，這個城市的自殺率、犯罪率就跟著攀升，他們一生所有的努力只為了能保證自己不要凍死，可是由於凍死事件時有發生，政府已經沒有更好的藉口來解釋冬天將繼續推進的事實。五月已經是深秋，從七月開始便下大雪，風結冰後形成的屏障令交通嚴重堵塞，已經癱瘓了整個鵝城的正常運作，大批的鵝毛因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運送到市場，住在偏遠邊境的人，因為等待隆冬進佔的壓力而集體患上了憂鬱症。鵝城政府的鵝毛儲備只夠用一年半，不幸的是鵝的絕種即將成為事實，當局曾經封鎖消息，杜絕社會出現恐慌，於是每天分早午晚三個時段給大眾廣播鵝的片段，廣播局剪輯了足夠三年播放的片段，又從海外請來著名剪接師，在這三年

的播放時數上反覆剪接，把一年前已播放過的剪下來和兩個月前那一段接合，然後再把未播放的也接上，經過複雜的剪輯過程，這樣下來就可以再播一年半載。鵝城人習慣了每天看鵝的片段，都滿心歡喜的，感到繁榮與安定的快樂。對於冬天的驚懼就吁過一口氣。然而隨著鵝毛儲備的消耗超出了原本的估計，統計局相信最多十個月之內就會用盡所有鵝毛，之後就永遠不可能再有鵝毛的供應了。

鵝城人突然有一天發現已經好久沒有見過生鵝，市場上的鵝毛製品短缺，高價炒賣不絕，羽絨衣、圍巾、內衣已經不再是純正的鵝毛，剪開羽絨衣發現裡面大多是些雞毛和鴨毛，有的還夾雜了許多碎布，這引起了大眾的鼓譟，輿論家把它變成了集體的驚恐。那一天鵝城人的眼睛好像特別雪亮，認出了電視上的那隻鵝非一般的眼熟，有著偏灰的毛色和歪斜的喙，都做了連串的抓圖在報章上刊登，用紅圈圈出了鵝脖子、鵝嘴巴，甚至連鵝張嘴鳴叫的那個幅度與角度也成了討論的中心，生物學教授引用了十一段文獻來論證，肯定那是同一隻鵝。這才迫使政府舉行消息發布會，交代鵝即將滅絕的事實，消息震天。

雄雞公司對此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烏鴉不再飛來的那年，天空仿佛就變寬了，可以看得見那些過於潔白的雲後面，是它們自己的影子。這常常引發鵝城人的想像，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覺得，烏鴉就住在那裡，只要有一天大雨下起來，雲從白變灰又變黑的時候，牠們又會再傾巢而出，像雨聲一樣息列索落轟隆而來，他們就知道世界仍然一成不變，仍然是安全的，烏鴉來襲是一個幸福的符號。可是烏鴉不再飛來了，那些年，人們在用各自的方式處理這個漸漸成為習慣的改變，慢慢尋找對付恐懼的方式，有的把家禽都塗上了黑漆，有的則給自己編造故事。因為烏鴉不再造訪這個城市容易讓人聯想到鵝有一天也會這樣，每個冬天都有一條最後底線在鵝城人的身體裡，越來越覺得這一根線的存在懸起來就像索子，束得喉結凸凸然發紫。

某個明亮的早晨，雄雞公司在過寬的天空豎起了一杆大煙囪，直徑是鵝城版圖的七分之一，它的倒影拉得極遠，使得一部分地區永遠陷於

黑夜。這一杆大煙囪是為了生產無憂的黑夜，煙囪負責排走城內積聚得接近氾濫的恐懼症，透過管道蒸成雲彩，黑壓壓地通向蒼白的天空，讓人覺得有下雨的可能。在出產的所有黑夜裡，時間的兩邊都有一枚烏鴉或者貓頭鷹的剪影出沒，有時是夜雁，牠們會飛和發聲，活生生地飛進屋裡來讓人埋怨惡鳥的邪惡，並感到一點點快樂和難能可貴的幸福。鵝城黑夜的那部分於是就像被潮汐鎖定了，住在黑夜裡的鵝城人成為快樂指數最高的區域，據說他們甚至在冬天來臨的時候穿少一件鵝毛衣也不成問題，有時更開論壇談論起鵝的狀態。這引發了一股不可收拾的移民潮，從白天遷往黑夜，整個城市都向那七分之一有永恆黑夜的地方壓縮。

大片領土丟空的白天鵝城，開始長出那些只能在很遠的歷史後面出現的草叢，在風中飄悠如刀鋒，鵝城人在電視上對這些綠色的東西都嘖嘖稱奇，覺得是不好的兆頭，黑夜鵝城的市民看到轉播的時候便憂心忡忡，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恐懼症，直到雄雞公司在特別新聞報道上發表公開信，肯定在沒有光合作用之下，黑夜鵝城將永遠一毛不拔，這才釋除了公眾的憂懼。而鵝城政府要雄雞公司參照文獻趕製一批刈草機，一共九十七台嘈吵的電油刈草機，開動時每一台刈草機都是一個破喉嚨，政府僱用的刈草隊都必須做耳道堵塞手術，這樣才能進行他們的工作，刈除政策所不容許的那些草。那些草的出現令發展局對土地運用的所有盤算與規劃都造成極大的阻礙。一個樓盤因為長出了大片蘋果林而被封鎖，那些蘋果樹幾乎從每個樓層的單位和夾縫都找到了生長的辦法，危機部門戰戰兢兢，並不知道那些被凍結了多年的土壤會否因此而受到感染，從此變得沃腴而鬆軟，因而整個城市都有塌陷的可能。

刈草的那天，電視直播了鵝城長官親自開動刈草機刈掉了一條草的片段，幾乎整個鵝城管治團隊都到那些丟空的地方刈草，他們全副武裝，戴著防毒面具和保護衣物，快速緩慢移動。父親說，登上月球的那個人當時就是這個模樣，快速緩慢移動。

我們家被草吞噬了，搬到了黑夜鵝城的外圍，黑白的交界有一道迷

人的炫彩，呈玻璃扭曲狀。鵝城黑夜那邊的人都害怕白天那邊的人，覺得他們已被草感染了，都拒絕與他們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那些從白天鵝城移民過去的鵝城人都有個稱號，叫做「草驢」，這是由於鵝城人的樣子長得像頭驢，「草」是黑夜鵝城人用來表示一種帶有價值判斷的分類，對此白天鵝城人非常不滿。由白天運進黑夜的物資都要在輸送管道內的十個檢疫站分別停放和消毒。所有從白天吹來的風都要經過雄雞公司的過濾器處理，然後統統運到懸浮粒子處理廠進行混淆加工，並都儲存在風庫裡，由中央系統發放給每一戶。我們是白天人，不能隨便進入黑夜區段，那邊有嚴密的邊防，規格比鵝城邊境的防禦還要嚴密。每一天，我們都在旅館裡等待進入黑夜的批文，每一天都要填三十二份不同顏色的申請表格，這些表格每天都有全新的內容要輸入，我還記得弟弟填過一份關於頭髮長度與移民關係的表格，整整二十一頁。

可是對我來說等待與填表都不是甚麼問題，我在填表科的成績一向不錯，對我最大的困擾是呼吸的窒礙和斷氣的可能。由於刈草的關係，房間任何地方都充斥著大量的氣味，窗外面燻得天空一片綠，那種綠色使人不安，看久了非常憂鬱。政府公告，鵝城人的呼吸無法承受這種帶苦澀的清新香氣，會感到頭暈不適和嘔吐，嚴重者有致命的危險，呼籲市民在刈草期間盡量留在室內，開啟懸浮粒子營造機，刈草期間，煤氣公司會提供免費的混濁空氣。生局稱這是一種消失了近二百年的純粹氣味，最大的成份是氧，如今是一種呼吸系統的致敏源，會令呼吸道長出絨毛，發癢直至抽搐，使氣管扭結，最壞的情況是使其崩潰，要立即進行呼吸系統重建手術，裝上人工成形系統。建議感到不適的市民應該往交通繁忙的馬路或人煙稠密的地方大口呼吸懸浮粒子，以讓肺部的氣體維持在一個持續混濁的狀態。

那氣味，一直從窗外滲進來，埋伏在任何地方，我嘔吐了一整天後全身乏力，而父親早已把自己關進了衣櫥。

刈草已進行了六百九十一日，令鵝城政府疲於奔命的是草的生長速度遠遠超出統計局的估計，這些草的破壞力足以摧毀整個城市的文明，

鵝城最後一座博物館因不勝攀緣植物的束縛，隨著遠古時代的遺物而陷入了地底深處，地底下面所無法尋獲的地點應該是安穩無憂的依據，原本的位置則長出了一株龐然芭蕉，上面結出了月亮一般的熟爛果實，發出肥胖症特有的膩味。當局除了還能維持主要幹線的交通，其他馬路已經長出了茫茫的大草，風高草更高，風令它們發出巨大的鏗鏘聲，它們每一天都茁壯一些，又茁壯一些，刈過的地方會長出兩倍份量的草。

疲於奔命的鵝城長官發出驅逐令，要雄雞公司驅逐黑夜鵝城裡的非法移民來參與刈草，總共驅逐了一百零一個男女，他們被安排到原居地繼續生活，在那裡等安排進行耳道堵塞手術，準備參與刈草的工作。可是他們一回到原居地，那些草過不久就死掉了，根本不用刈，這令政府喜出望外，於是著令雄雞公司拆掉煙囪。

雄雞公司拒絕了這項指令。

不日，鵝城專家團隊發表了有關烏鴉不再來的研究成果，鵝城電視台現場直播：

「我們在凍島發現了所有烏鴉，一隻不漏，統計局計算過了，一共九千五百零三隻，雄鴉六千四百隻，雌鴉三千一百零三隻，其中有一千隻是雛鴉，共有七個主要鴉群分佔了凍島的所有制高點，各自奉行不同的生活制度。牠們棲於高處，在高樓頂端或火箭發射塔上都可以找到牠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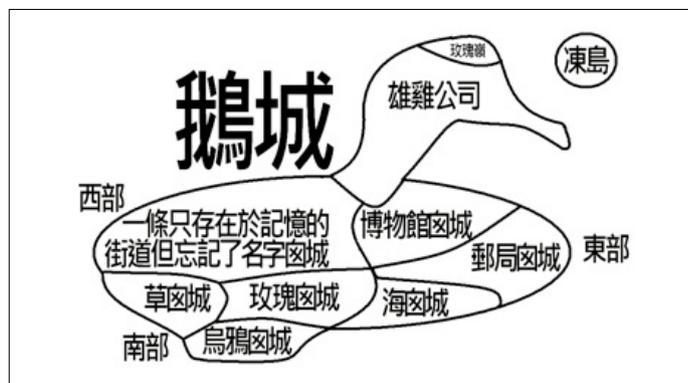
跡。由於整個鴉群不明所以地對著天空一致鳴叫，發出極高能量的音頻，我們的研究團隊即使都進行了耳道堵塞手術也無法承受那種極強的壓力，導致不同程度的身體反應，因此不能接近牠們方圓一公里內的範圍，所有儀器因為極大的噪音而失靈著火。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生物行為學家認為凍島的溫暖天氣使牠們的情緒出現了無可修正的變動，牠們不是離開鵝城，而是以為鵝城就在凍島上，經過漫長的繞飛，在凍島上找到最接近體質的棲所，牠們鳴叫是因為陌生的天空令牠們產生了孤獨感，長久的孤獨開始令牠們出現嚴重憂鬱症，我們遺憾地知道，這九千五百零三隻烏鴉會在短時間內全部滅絕，一隻不漏，牠們不是死於自絕，而是死於孤獨，巨大而沉的孤獨已變種，是一種任何抗生素與

疫苗也無效的流行病，研究工作專家小組仍然在進行。」

鵝城政府公告了烏鴉不再來的事實後全鵝城異常沉默，第二天輿論家照常發表有關黑夜鵝城和白天鵝城的種族政策觀點，鵝報刊登了七篇影評三篇食評，只有一位專欄作家寫了自己與烏鴉度過的童年。我已經習慣沒有烏鴉的日子，天空還是那個樣子，我並不是特別喜歡烏鴉，牠們的叫聲讓我心情差劣，也不覺得天空有甚麼好看，但我和很多人一樣會在某個時候仰頭望一望天空，看看那裡的顏色。至於鵝城政府在這個時候發布了一段這樣的研究成果，鵝城人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去了解更多，我們的恐懼是甚麼時候會活生生地給草味毒死，以及在冬天來臨前是不是有足夠的鵝毛可以取暖。但是當人們一起仰望天空時必然會想到的就是那種黑色的鳥的留白，那片留白給了他們創作的機會，對於烏鴉的不安就會遷移到鵝身上。

鵝城發展局局長寫了一封非常正式而強硬的公函給雄雞公司，指明當中的法律效力，表示政府有意與雄雞公司協商興建更多煙囪的可能，陳列了專家、學者的觀點，表示鵝城持續分化的危險對任何企業的未來發展都充滿不明朗的隱憂，局長轉述了鵝城長官的話：「我們的最終發展方向是取消白天，建造鋪天蓋地的黑夜，統一鵝城。」否則政府會動用國防條例以武力拆除煙囪，而雄雞公司對此將要面臨極大的政治控訴。

對於政府的提案，雄雞公司表示技術上毫無問題，建造更多煙囪本身就是用公帑擴充業務，對於任何擴充的計劃雄雞公司都表示歡迎。於是另外的六杆煙囪的建造在兩年內完成，鵝城就變成了七個行政分域，每個分域的煙囪以已經消失的東西命名：東部是工商貿易區：「博物館囪城」、「海囪城」、「郵局囪城」；西部是行政中心區：「一條只存在於記憶的街道但忘記了名字囪城」；南部是住宅區：「草囪城」、「玫瑰囪城」和「烏鴉囪城」。（鵝城是一個沒有北部的城市，北部有時候會出現在東部，有時候會出現在西部，更多的時候是東、西部同時存在北部，為了避免造成交通混淆，地政局在一百年前取消了北部的概念。）每一杆煙囪上都有兩個標號，一個是雄雞標號，另一個是鵝城的城標：一隻昂首闊步的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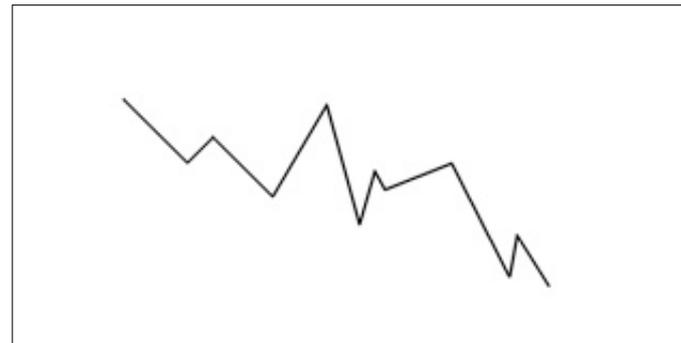


對於黑夜和白天的統一，學者和專家都覺得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手段，黑夜鵝城雖然曾出現連串針對統一的示威，但民意調查顯示黑夜鵝城人普遍支持這項動議，因為冬天即將來臨並將繼續擴展，白天鵝城的鵝市場覆蓋率遠遠高於黑夜鵝城，沒有充足的鵝毛過冬這件事觸及到所有鵝城人的心病。

當所有函城連起來生產一個大黑夜的時候，我們旅館天空上那道迷人的炫彩漸次變深，沒多久就被天空回收了，我看著它慢慢不見，來自南部草函城的黑夜最先與玫瑰函城結合，我們所在的烏鴉函城位於兩杆煙囪的中間，因而被黑夜吞併，而我們的煙囪又再把它們覆蓋，當七個煙囪發生了黑夜作用的時候，這個七重黑夜覆疊在一起產生的大黑夜簡直深不見底。第一個黑夜出現的時候是早上十點正，沒開燈的時候我的眼睛完全是廢了，就好像把七個瞎子的盲給加起來了一樣，我覺得這還要更黑一些。

還記得在黑夜的第二天，早上七時起床上班的父親從衣櫥內出來，才發現時間都顛倒過來了，我們說早安的時候電視上在播晚間新聞，才知道，早上是晚上。新聞報道了從博物館函城往一條只存在於記憶的街道但忘記了名字函城上班的鵝城長官那一天遲到了一天，因為他覺得那是晚上七時而不是早上七時。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草的死亡，一夜之間鵝城的荒草死了八成，空間逐漸混濁起來，呼吸慢慢回復了原本的秩序。

好一段日子，黑夜裡我們仍舊生活得像一個鵝城人，每天都留意著鵝毛指數的高低，很長一段時間了，鵝毛指數是一條下滑的波折線：



父親說，明天開始要採取保底措施，風高浪大，不能再隨便買入其他皮毛公司的鵝毛，追隨雄雞公司的穩健走向，相信雄雞公司的宏大實力，這樣冬天來了就不用著急沒有足夠的鵝毛用。我一直不了解父親的投資行為，我不明白他操作的思考模式與當中的邏輯，反正我沒有這種概念，但我們從小就知道，出門前要查看鵝毛指數的度值是正經事，就像看天氣的溫度一樣，可是我們小時候不明白，到了很久以後才知道，鵝毛關係著每個鵝城人的生活，就連我用來洗臉的毛巾裡也有鵝毛的成份。

然而再次統一的鵝城面臨著種種奇形怪狀的問題，例如他們無法回歸到時間中去，他們出外活動望著鐘樓上沉重的鐘聲響起來，看見了那些圓渾的刻度一下一下地跳來跳去，發現所有時間的推移都是多餘的，城市仍然沉睡得像一具鯨屍，不能翻一下身，整個城市在熱鬧中氾濫著大片的死寂。我們都記得在東部發現的鯨屍，那隻鯨活活被渴死在鵝河的外岸，沒有人知道在一個已經沒有海的城市出現鯨屍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我們呼吸著巨大的鯨的死亡，整個城市都醉意醺醺，沉重而不能翻身的醉意醺醺。天空是淺色的一片恢宏，原本太陽的位置被煙囪產生的黑幕塗掉，天象是雄雞公司播放的音樂，繁茂的星星發出電子光的淡

藍色。鵝城人把這些時間物件視為行為藝術，是一種生活的表演，從此他們都不怎麼望天空，我也是，我覺得望著那裡出神是有點神經不正常的樣子。天文局設計了一套複雜的鵝城時間，當鵝城人漸漸習慣了新時制的時候，他們一旦離開了鵝城就發現世界還在流行二十四小時制，當離開了鵝城，鵝城時間就要收進皮箱裡，再拿出鵝城旅遊局發給他們的城外時間使用指南，又再從頭學一遍二十四小時制，然後把鵝城時間給忘光了。那一回，父親去鄰城公幹要坐飛機航越黑夜以外的白天，回來以後他除了要再學習使用鵝城時間外，他發覺自己已經無法適應城外的亮光，尤其是眼睛，得了敏感症，任何時候也會流眼淚，最後不得不去鵝城醫院做了淚腺冷凍手術，從此父親就不流淚了。

自從黑夜統一了鵝城以來，冬天變得更陰鬱，黑夜裡的冬天，風從玫瑰嶺吹來，靠東的博物館函城最先感受到凌厲的寒風，屋頂結出了極厚的冰層，風一吹過，房子就發出難聽的聲音，而馬路都是風結冰後的屏障。雄雞公司在玫瑰嶺設立了一百公里的風屏和引風管道，把一部分的風擋住，其餘的風則被引到地底的電力公司，作為發電的原料，可是隨著冬天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進入黑夜以後，風吹來的冬天衝破了一道連著一道的風屏，引風管道無法負荷過剩的寒風而結冰破裂，這是鵝城第一個漫長的黑夜冬天。

日曆說，冬至宜踏雪和看海，忌動土或撒謊，我們都在家取暖，數著冬天的日子如何爬上了季節的極限，計算著冬天統一四季的可能日期，那時候我們只擁有冬天和黑夜，我猜想總有一天鵝城人會變種成為飛鵝，有一雙壯實的翅膀，皮膚長出濃密的流線型鵝毛，可以飛過玫瑰嶺去看看邊境的黑風暴吹進來時的慘烈景象。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能自給自足，不用再對鵝毛指數戰戰兢兢，在隆冬抵達的時候自由地飛到它的中心，去看旋轉的冰霜。可是現在我們仍舊密切留意著鵝毛指數的走勢，每天習慣了看鵝片段，得到一種不疼不癢的快樂，看著那些電視上的鵝在後院的日光燈下過鵝的生活，天氣暖和一點的時候雄鵝就找雌鵝談談終身大事，計劃一下未來的家庭生活，拍拍翅膀展示無法起飛的身體，有著桶子般富足的腰。我眼挑，全鵝城都在議論紛紛的那隻

毛色偏灰的鵝，我其實很早就發現是同一隻，牠歪斜的喙看起來特別醒目，我跟弟弟說：「那隻鵝我昨天見過，牠那個嘴是歪的。」

黑夜的生活慢慢就平靜下去了，我們有了一套和人家不一樣的制度，當全城都在談論著有關鵝的種種時，我們又沸騰起來，到達了想像的終點，想像鵝是一種真實的幻象，父親更是憂心如焚，時刻留意著可以和鵝毛對等的東西，尋找價值背後的數字是種怎麼樣的東西，從那時起他又開始過著住在衣櫃的生活，那裡面靜好安穩，有著他所不能逾越的最後退路。我覺得有一點不公平的地方是，時刻都在消失之中的凍島烏鴉受到了鵝城人的冷待，每天新聞以後播放鵝毛指數之前，會先播一個凍島烏鴉存量值，這是統計局勉為其難的安排，對於烏鴉鵝城人選擇了不去觸碰消失的結果，他們好像樂於相信雄雞公司的飛鳥是真實的東西，但他們知道那不是。有一天我氣憤地踢死了一隻飛進屋子的烏鴉，跟父親說，這其實是一團煙幕，和天空的天象是一樣的。

一個被冰稜封鎖的晚上，全鵝城人都把眼睛對著鵝城電視台的特別新聞報道，政府高官與生局的專家團隊將主持一個關於鵝的公眾發布會，這是在誠惶誠恐的狀況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唯一的官方發布會。鵝城人選擇了相信這只是要消除公眾有關鵝一系列談論的恐慌，他們知道政府的答覆一定會和雄雞公司一樣乾淨俐落，肯定公眾其實是過於多疑，鵝不會像烏鴉一樣離開我們的城市：

「鵝城大眾，鑑於城內對鵝的輿論無日無之，我們將公布一個不太愉快的消息杜絕沒有依據基礎的推論，我們無奈公布：最後一隻鵝將於不久以後死去。當我們在著手研究拯救凍島烏鴉滅絕事件的同時，發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怪現象，全世界鵝的數量早在兩年前已出現劇跌，原因複雜，牠們似乎拒絕交配，並因此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雄鵝自殘情況，所有雄鵝互相攻擊自己的生殖器官，牠們單獨的時候就自殘。專家嘗試給牠們注射鎮靜劑，藥液一旦進入牠們的身體就出現連串的反應，每隻經過注射的鵝都患上了極端憂鬱症，死亡率極高，我們因此放棄了注射計劃。也試過為牠們進行人工受孕，無法說明的是，所有一切正常的醫

學步驟都告無效，鵝卵拒絕受精，專家團隊在雞和鴨身上做了同樣的步驟，很快地牠們都進入了非常正常的受孕階段，這讓專家小組感到沮喪和挫敗。專家團隊相信這是鵝的自行滅絕計劃，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至於為甚麼會這樣，我們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但相信與悠長的黑夜冬天有關，冬天來臨前牠們顯得焦慮不安，性情大變，寒風吹到脖子上的時候就鳴叫不休。這一點和凍島烏鴉的情況如出一轍。」

鵝城人過了一個忐忑的夜晚，他們的恐懼成為了事實，這個冬天的後半段他們相信自己將會在恐懼之內凍死。

我沒有把新聞轉告父親，父親在衣櫃內學習雕刻，在木頭上雕滿許多我所不能理解的物事，比如他雕了一個蘋果，蘋果上是一座城堡，又雕了一枚落日，落日裡是一橫孤雁，每一天都能編造一個雕板的故事，往後的日子他在那裡養魚，那些柔軟的生物在水中像一朵朵玫瑰花般的鮮紅。那段日子，我們仍然照常生活，鵝城政府的鵝毛庫存成了公眾最感興趣的東西，當所有庫存耗盡，鵝城將淹沒在冬天的身體內，隨著冬天越來越長，鵝城人的憂鬱沉積成一塊巨雲，盤旋於古怪的天空像一隻垂死的烏鴉。整個鵝城開始像一個生物講堂般流離，每分每秒都充斥著無濟於事的論述和猜想，教授們都組織起來創作小說一般的劇情，他們提出了移植鵝的身體，或者把雞改造成鵝，甚至從土地上種出鵝來的構想。在冬天變壞之前他們創作了許多可能的提綱，訂裝成一大本藍皮書，鵝城政府進行著這項永無休止的工作。而所有學校的生物課開始延長成一個停不下來的循環，我們在中文課幾乎背了所有被輯印成書的歷代鵝詩選，一共十九冊。這是容易厭煩的日子，弟弟的猜想是唯一有趣的事情：他說凍死首先會發生於指甲，然後從底向頂蔓延到頭髮，透過頭旋深入每一根神經直抵靈魂的根源，我們會僵硬起來像石頭，思想卻依然柔性而清晰。他畫了一幅素描貼在房間的玻璃窗上，長得像驢的鵝城人排著隊站在城市的黑夜下石化，成為一尊尊遠古的動物雕塑。他補充我們將被研究，鵝城的陷落會在冬天的冰層裡找到完整的遺物。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患有社交困難症的弟弟滿腦子都浮濫著這種旺盛的小說情節，他創造了豐富的真實。

我們任何時候都比別人要清晰當前，能夠想像那些想像所不及的地方，想到凍死，我們知道沒有一塊石頭比恐懼沉重。

我去看了那隻鵝，他有個名字叫「馬克」，關在鵝城動物園，撫育室裡燈光明媚如春，溫度就像記憶裡微風中的汨汨。我猜想防寒玻璃內的那隻鵝會在想甚麼，牠一雙眼睛一半給疲倦的眼瞼覆蓋著，過度馴化的結果是牠的眼睛裡看不見一絲的仇恨，只有濃郁的憂愁。獸醫和飼育學專家斷定牠的死亡時間是後天午夜十二時零三分，在第一場大風雪從玫瑰嶺進入鵝城刮過東部函城的時候。那隻鵝，現在依然正常地維持著鵝的基本生活，用喙部進食，用喙部鳴叫，把翅膀小心收起，但從不走動只蹲著，每一個動作都不意味著任何即將完結的生命過程。境外的媒體把龐大器材都搬到了那塊防寒玻璃前面，用不同語言複述這隻消失中的鵝，鵝看見了他們，於是鳴叫得更淒婉，隔著極厚的玻璃一個聲音也聽不到，可是牠把彎曲的脖子向著屋頂上的燈，聲嘶力竭地叫得異常孤獨，整個世界的眼光都放在牠的這個動作上面，所有鵝城人都留意著，滅絕的事實並沒有給牠產生半點寧靜，整整一天牠茫然若失。一隻即將滅絕的鵝會用甚麼方式來看待我對牠的觀察？

雄雞公司生產的首批鵝毛運上市場之前，馬克就死了，大風雪吹過了玫瑰嶺，雄雞公司總部的廠房卻徹夜燈火通明地趕工。那批鵝毛，保暖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絕種的鵝毛，在最深的隆冬，一件雄雞公司的鵝毛絨衣就可以出入自如於風雪。那些鵝毛，每一根都從皮膚上長出來，每一件鵝毛絨衣上都帶有微細的植入裝置與人體皮膚毛囊相接，穿一段時間後，人工成形的生物鵝毛會在皮膚上帶著纖細的絨毛。雄雞公司開了記者會，認為這是一項科學革命的勝利，人類有能力扭曲生物極限的自然規律而得到適切的生存，早在十年前已經預計鵝的滅種，只是沒想到比預計要來得快了一點，由於這關係到整個鵝城的存亡，掌握這項技術等於滿足了無數生存的希望，雄雞公司將以很低的價格把這種鵝毛絨衣賣給鵝城大眾。

我長出了鵝毛的時候，弟弟已經長出了一雙鵝翅膀，可以拍翅而起，

到高處取物。父親在衣櫃裡面挖了一條地道，可以通向隔壁草窗城的荒蕪廣場，那裡是鵝城黑夜最稀薄的地方，只有一層煙囪覆蓋著，沿著南岸可以望見微亮的天空瀰漫著塵灰，點點浮蕩在光的外圍。我爬進地道的時候父親一個人在那邊雕刻雪人的歷史，他跟我說：「你知道？雪人都是希望的後代，我去過最遠的城市在那裡看見最後一個異域的海，海上面有浮冰，浮冰上白熊堆砌的雪人，而雪人都是充滿希望的。」父親說他要將地道一直挖到冬天的盡頭，到那裡看看世界的終點還有沒有冬天。

我長出了鵝翅膀的時候，冬天終於統治了整個鵝城，四季已經歸整為一。弟弟飛到玫瑰嶺看過風雪撕裂天地的景象，他說只要通過那裡，能被捲入神秘空間，深信雄雞公司已經在那裡找到鵝城的出路。我不懂得飛，從沒飛過半公分路程，身上濃密的鵝毛給我絕對的暖流，讓我無法抗拒或離開這種適意的身體環境，只是我仍然沒找到可以和它相處的辦法。父親沒有穿鵝毛絨衣形成生物鵝毛，沒有長出鵝毛的他穿著以前的舊鵝毛大衣，每天忙於挖地道，他挖出了一根樹根和一隻象牙，他挖出來的東西一箱一箱都堆放在地道裡。發現鵝城博物館的那天，父親已經抵達一萬米的地底，那裡有宮殿的遺址，博物館右邊五十米就是消失的地底部落的村莊。至於後來，我學會了飛翔，去過玫瑰嶺，那裡的風暴翻天覆地，捲走了雪脊上嶙峋的石頭，像一串在固定軌道上運行的行星。

得獎感言

近年才開始寫些小說，寫得不是太勤快，屈指可數的幾個短篇，都是在很緩慢的創作過程中寫好的。《鵝毛》寫了十四天，是荒誕的，卻又那麼真實，城市向著一個奇怪的方向壓縮，壓在一毛不拔的核心裡，既濃縮又稠濁。感謝評審頒授獎項，以及對《鵝毛》的包涵。

評審意見



楊揚教授：

這是一篇具有象徵意義的當代寓言小說。雄雞公司、鵝城政府、刈草隊、發展局以及僱用的專家學者隊伍構成了強勢的一方，而居於黑夜鵝城的市民，包括我、父親、弟弟等屬於被剝奪的弱勢。強勢的一方掌控了鵝城的一切，他們封鎖鵝死亡的消息，甚至讓電視台以各種剪接手法，創造假新聞，以穩定人心。而生活在煙囪陰影下的黑暗鵝城人，不同程度地患上憂鬱症，他們在恐懼、幻想中生存。

作品最後，以我、弟弟身上長出翅膀，飛過玫瑰嶺的意象，顯示了一種精神超越。

閻連科先生：

十篇入圍作品有多篇側重於「想像」的寫作，而《鵝毛》則讀後給人印象尤為深刻，久久不忘。它讓人想起奧威爾的《1984》和卡達萊的《夢幻宮殿》。雖然沒有那麼明確的小說指向，但其想像的超拔還是驚人的，對今天商品社會的憂慮，也隱含其中。故事曲折引人，在同類作品中讓人翹望。想像力，始終是我們寫作難以逾越的疆界。因此，我把第一投給了《鵝毛》。

張煒先生：

像卡夫卡的小說一般怪誕，雖不能明確其想說甚麼，但感覺背後有一定的哲學思考。

意境營造能力較強。

雖然文字尚流暢，但大概因為描述的全是想像疆域的緣故吧，生澀不好讀。

邏輯不盡合理，如能源並無問題，卻極端依賴鵝毛禦寒，而故事全賴立足於此展開。